

XING JING DUI ZHANG

刑警队长

欧平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刑警队长

欧平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2. 8

ISBN 7-5360-3870-4

I. 刑...

II. 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5411 号

责任编辑: 陈锡忠

封面设计: 劲 图 技术编辑: 易 平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市星湖大道)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9.5 1 插页

字 数 22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870-4/I·3161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一、楔子	1
二、“局花”心事	3
三、无风起浪	17
四、杀人灭口	26
五、车祸之谜	41
六、劳燕分飞	54
七、飞来艳福	83
八、方玲之死	93
九、咪咪其人	112
十、小娟之死	135
十一、离奇失踪	165
十二、痛苦回忆	182
十三、午夜惊魂	197
十四、医院幽灵	212
十五、幕后杀手	223
十六、小店奇遇	229
十七、惊弓之鸟	237
十八、心灵自白	257
十九、垂死挣扎	271
二十、尾声	297

一、楔子

刑警大队长王海涛从张家界休假刚回来，本队副大队长郭星即打电话来说有急事找他，王海涛顾不上收拾收拾，便直奔市公安局而来。

郭星正在办公室和别的同事谈着什么，一见到王海涛，马上中断了与别人的谈话，笑着走上来，说：“队长，这么多天在外面潇洒，也不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都怪想你的，怎么样，玩得开心吧？”

王海涛做了个鬼脸笑着说：“对不起，我在深山老林迷路了。”

郭星与王海涛一起共事三年，深知王海涛的脾性。这人有些与众不同，除了破案以外，还喜欢跑名山大川。每年几乎要去一处地方。迄今，差不多全国的名山都被他跑遍了……

有一次郭星在吃饭的时候不经意地问：“王队，你喜欢山，不喜欢水？”

“是的。”

“为什么？”

“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嘛。”

“如此说来，你这位老兄是一位仁慈善良的人啰！”

“你说我是不是？”

郭星比王海涛小五岁，两人都是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只不过郭星低几届罢了。郭星也分到秦川，与师兄成了同一条战壕的战友。

小李帮王队长斟了杯茶。他喝了一口，这才想起郭星呼他的

事，忙问到：“你急着打寻呼找我，是不是局里有什么案子？”

郭星回答说：“你个乌鸦嘴，还被你说中了。”

“小李，怎么这房间里有些异味呢？原来有几只大乌鸦！”王海涛说完哈哈地笑了。众人大笑。

郭星明白过来后向王海涛的肩膀擂了几拳。郭星便将本市文化局长失踪一案详细向王海涛作了汇报。

听完汇报，王海涛两道浓眉之间出现一个深深的“几”字。

二、“局花”心事

文化局长为何失踪呢？这得从文化局那“局花”白冰和她的丈夫张伟医生说起……

秦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青年外科医生张伟做完最后一例手术从手术室出来，他全身有种虚脱似的疲惫。像根绷得紧紧的皮筋一下子松懈下来，连脱白大褂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四仰八叉的靠在休息室的长椅上，深深地吸口气提提神。收拾好了手术器械的护士吴小娟走了过来。

“张医生，要不要我帮你倒杯水？”

张伟摇摇头。“你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吧！”他站起身走进值班室。

五年前，张伟从中山医科大学毕业来到秦川，分在他实习过的市第一人民医院。几年来，凭着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处理紧急病情的果断，加之又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他很快在外科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年轻有为的他，令医院和卫生局的领导刮目相看。

走出医院的长廊。张伟的同事兼好朋友姜勇骑着摩托车从后面追了上来，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怎么样？去喝两杯？”张伟抬腕看看表，又瞧瞧满街灯火里稀稀落落的人群。

“太晚了，改天吧。”

姜勇吹了声口哨说：“结了婚的男人都这德性，好吧，快回去守着你那漂亮老婆吧！”说完加大摩托车油门“轰轰”几声从张伟身边冲了过去。张伟看着那远去的身影笑了笑，快步朝家中走去。

秦川市文化局位于市中心的闹市区，它有着山环水抱的优雅环

境，闹中取静的优越地理位置。还没到下班时间，自由自在惯了的文化人便一大早就开溜了。白冰正躲在办公室内玩电脑游戏。她像个贪玩的孩子正为自己闯过一关又一关的障碍而欢呼雀跃，门外走廊上有人在大呼小叫喊着她的名字。白冰手忙脚乱的关闭电脑，打开门。冯姐走进来：“看你在偷偷摸摸干什么，藏没藏野男人在屋里？”白冰指指电脑：“你在胡说什么？”

“李老头在找你。”她们背地里把文化局长李仲春叫做李老头。虽然他还不算老，只有四十七八岁。

白冰看看墙上的钟，满腹牢骚地说：“每次都这样，要下班了就要干活了，就会整我们。那些从不准时上下班的人他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从你这漂亮的小姐嘴里吐出这么脏的话也好意思？我可提醒你，别让他趁机占了小便宜。”

“他算什么东西？”白冰撇撇嘴悻悻地向李仲春的办公室走去。

张伟走进医院的家属住宅区，门卫伍师傅像往常一样冲张伟点点头：“下班了。”

“嗯。”张伟只是礼节性的应了一声便上楼去了。他有点讨厌这个对有权有势的人一副哈巴狗模样的势利老头。只要是医院里有点权力的人物，伍老头就不惜拉下一张老脸皮去巴结讨好，每年年底到了医院发过年年货的时候，就是他吭哧吭哧楼下楼上爬得最勤快的时候，也亏了他的勤快，他那从部队转业本来只能回农村的儿子伍丰收才顺利地分到了医院的后勤处。

上到四楼自家门口，张伟习惯性的用手按响了门铃，屋里毫无动静。从门缝里看进去，屋里漆黑一团。他想妻子白冰怎么还没有回来，平时她上下班都很正常。但近段时间常常会很晚才回家，他曾问过她在忙些什么。白冰很平静的说走走朋友啊，你经常加班，我一个人在家很无聊。张伟也就没有再做过多追问什么了。

白冰是土生土长的秦川市人，张伟知道她有好些昔日的亲戚朋

友。他也不是那种要求妻子每时每刻守候在身边的男人。张伟掏出钥匙打开门，把皮包放在沙发上，他想进厨房弄点吃的，又觉得太麻烦，于是关了门走下楼来。

街边的夜宵摊上稀稀落落的坐了不多的几个年轻男女，有两对好像是情侣，正在窃窃私语，不时发出一两声低低的娇笑。另一桌上的几个年轻男孩在猜拳划掌的大声吆喝，一副世界惟我独尊的快乐无忧的狂放，张伟吞下一口面条的时候，一个四十多岁腆着大肚子的胖男人搂着两个像妓女一样的女人走过来。张伟的鼻孔里顿时充满劣质香水刺鼻的怪味，女人的胴体在薄如蝉翼的裙子里闪着腥红的光泽。他不禁想起了梅毒和艾滋病这些令人恶心的字眼，于是匆匆忙忙的扒完最后一口面逃也似地跑了回来。

回到家，白冰仍然没有回来，张伟洗完澡靠在沙发上看电视，正巧是播放本市晚间新闻。前不久张伟去电视台做过一个有关健康的节目曾见过屏幕上的这个女播音员，她在台下不化妆的时候哪有屏幕上这么俊秀端庄，比白冰差远了，可她的声音还是挺不错的，亲切而带点磁性，普通话也还算标准。难怪有人说，声音甜美的女人不漂亮，漂亮的女人声音一般，上帝似乎总是很公平的。

播音员说本市著名私营企业家、永丰贸易公司总经理胡常山先生热情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于今天上午向儿童福利院捐款二十万元，并亲自前往探望福利院的儿童，得到市领导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胡常山先生表示，他将继续支持和关注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胡常山？张伟想起来了。那不是上次跟他一起出席全市杰出青年代表颁奖大会的胡常山吗？那可是个大款呢。当时公安局刑侦队的王海涛和张伟开玩笑说我们以后没钱花了，找胡常山借钱去。据有关人士透露，胡常山的身家已超过千万。

市区西北面新建的豪华花园小区内，胡常山轻车熟路的上到三楼敲开了右边的防盗门。客厅内落地灯巨大的阴影里，一个男人魁

梧的身子陷进棕红色的沙发里，烟雾挡住了他的脸，也遮住了他脸上的表情。他冲着胡常山抬抬手，胡常山会意的在另一边的沙发上坐下来。

“今天你又在电视上风光了一把。”

“全靠您的指点。”胡常山身子往前倾了倾，恭恭敬敬的回答。

“我托你的事有没有消息？”

“还没有，我会尽力的。”

“都大半年了，还说尽力？”他的口气有点不满。

“一张旧照片，线索太少了。”

“容易的事我会找你帮忙？”灯影里的人摆摆手，不容胡常山再解释，“我再给你三个月的时间，够了吧？”

“够了，够了。”胡常山皱了皱眉头，匆匆告辞出来。

面对一张小女孩发黄的旧照片，胡常山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好半天才轻轻嘘了口气，发动汽车向黑暗中驶去。

白冰拖着轻飘飘的身子一步一停的向家中慢慢走来。深夜的风从身上掠过时，她那被酒精烧热的头脑渐渐清醒过来。五年前，她刚认识张伟时，他还只是个来秦川的实习医生，她的美丽和纯真一下就征服了这位才华横溢的英俊青年，他放弃了广州等大城市工作的机会而心甘情愿为她来到这偏僻的山城，白冰是幸福的，因为她有这样一个愿意为她作出牺牲的男人。张伟也是幸福的，他从白冰众多的追求者中把她掳到了自己的怀抱，那时有许多男人妒忌得牙根痒痒的说便宜了他，把秦川最靓一朵花轻而易举地摘走了。随着岁月的流逝，白冰渐渐觉得自己的美貌成了昨日黄花，随着张伟时不时在当地报纸和电视上抛头露面，丈夫身上耀眼的光环淹没了她的光彩，现在朋友们见了面十有八九都会说：白冰你真有福气，嫁了个这么有本事的男人。白冰从初听时的得意到后来的不置可否，再后来她发觉这已经成了一种沉重的压力。她不堪重荷，她甚至想逃想躲开这种挥之不去的重压。

文化局相对于市里其他机关单位来说，是个比较清贫的单位。每届局领导都希望自己能在任期内解决点什么实际问题，给职工增加点收入。文化局后面有块一千平方米左右的空地，空地的南面是繁华的街市区和马路，北面临江，西面是文化局的办公楼，东南面紧挨着的是本市最大的私营企业永丰贸易公司的办公大楼。文化局早就想把这块空地开发出来，只因前几届领导频繁更换，往往是刚把话题提上议事日程，调动的通知就下来了，所以一直是纸上谈兵。李仲春是从乡下的文化站一步步干上来的，早就有了这个想法，一上台就着手上报审批此事。报告递上去差不多一年之久才在上个月批下来。虽然文件是批下来了，可经费问题又让人伤透了脑筋。想从银行贷款，可平时文化局这帮人没几个跟银行里的头面人物打过交道，临时抱佛脚，谁也不买账。想找人投资合股吧，又为股份和利益分配问题两个副局长争论不休，意见难以统一，生怕一块肥肉被别人抢走了。今天下午，李仲春突然要白冰晚上陪他去见一个人，到了富豪酒店她才知道是一间银行的一个姓刘的副行长，酒足饭饱之后他们又一起去了歌舞厅，在幽暗的包厢内，当刘副行长那双蒲扇大的手似乎是不经意的搭在她的大腿上时，她才有如梦初醒的感觉。被羞辱被愚弄的愤怒令她不顾李仲春愠怒的目光夺门而出。李仲春恼羞成怒的追上来指着她的鼻子吼道：“白冰，你是不是不想在文化局呆下去了？你以为你是什么金枝玉叶，黄花大闺女？我告诉你，许多人想要这样的机会还找不到门呢？”白冰反唇相讥：“你把这机会留给你老婆留给你女儿吧！王八蛋！”

白冰看着李仲春怒气冲冲的背影消失在酒店的五光十色的灯影里。她的思想在激烈的斗争着，在文化局整整工作了五年，除了她的外表能引起形形色色的男人注目以外，在工作上她只是办公室一个在别人眼中可有可无的收发一下报纸信件，打打开水招待一下来访客人的干杂活的摆设而已。老天爷好像在给她漂亮外表的同时并没有给她足够的智慧，高考名落孙山，自学考试和读电大都是半途而废。张伟曾开玩笑说你安心在家呆着吧，事业上有我打拼呢，我

的成绩也就是你的荣耀了。白冰在很多时候从心底里知道自己不是那种很安分的女人。她想也许自己稍微放纵一下，什么金钱、地位都会垂手可得……

白冰一路想着流着泪回到了家。家是温馨的、安全的。张伟熟睡的脸在床头灯柔和的光影里显得格外安详而可爱，白冰立即为自己刚才那邪恶的念头深深自责。

太阳从窗口照进来，在卧室的墙壁上投下斑驳的树影，小鸟在树上欢唱的声音清脆而甜润。白冰睁开蒙眬的睡眼，头仍有点昏昏沉沉的，厨房里传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感觉。白冰知道那是张伟在做早餐，她赶忙爬起来。想起当初她和张伟这桩婚事。白冰压根儿没有想到张伟的父母会不同意。一来他们认为凭儿子的才干在广州有更大更好的前途。二来认为太漂亮的女人靠不住。三是在几次接触中他们发觉白冰很懒，都二十好几的大姑娘了对家务事一窍不通，所以就认定她不会是个贤妻良母。可热恋中的张伟哪能听得进父母的劝告，结婚后他才慢慢发现父母的评价确有几分道理，就说她懒吧，两个人上班中饭一般都在单位吃。如果晚上张伟要加班，她就要么吃零食要么就吃盒饭。好不容易有个周末，看电视看得忘乎所以连饭都懒得做，她还时不时冒出些想干一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愚蠢念头来，令张伟哭笑不得。为此，白冰的父亲曾狠狠的训斥了她几次，有一段时间她尽量做点家务，可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常常是忙来忙去家里仍是一团糟。她非常羡慕电视剧中那些风风光光的白领丽人，她相信自己只是没有这样的机遇展现自己，她是不甘心做一个家庭主妇的。

白冰走进厨房，看了看张伟煮在炉火上的稀粥，正在咕嘟咕嘟的滚动着冒着热气泡。

“这么早起来？”她边说边挤了点牙膏放在牙刷上，把脸伸到镜子前看了看，眼角有点脏，她飞快地用手指抹掉。

“张伟，早餐我们随便去外面吃点什么，自己做太麻烦了。”

“麻烦是麻烦，可是早餐需要充足的营养。”张伟熄了火把锅子

移开，看看白冰：“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

“十点钟，看你睡了就没吵醒你。”白冰撒了个谎，其实她到将近十二点才到家。

“那我可能刚刚睡着。”张伟把牛奶冲好端上来，“以后在外少喝点酒，女人饮酒过量会影响皮肤的。”

白冰嘟嘟嘴做个鬼脸不再吭声。她想至少该给丈夫一个晚归的理由。

张伟一边翻着报纸一边喝牛奶。

“冰冰，你看，又出了个什么名人精子库。名人，什么样的人才算名人呢？一不小心还真弄出个什么爱因斯坦之类的伟大人物来。”

“这是哪些人玩的花招。我连想一想都觉得不舒服，自己的孩子无缘无故的不知留下了哪个男人的血脉，心里总隔着一层障碍想跟孩子亲都亲不起来，闹不好将来还会来个寻根问祖，岂不天下大乱了？”

“孩子当然是自己的好，但这无疑也是解决不孕的一个途径。我们也不能这么老古董。”

“你怎么扯到我们身上来了？！”白冰一边笑着，一边瞪了丈夫一眼。

“打个比方嘛。”张伟讪讪的低下头喝牛奶。

“张伟，说真的，我们生个孩子吧。”

“谁帮我们带，你看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孩子可以让女人成熟成为伟大的母亲。这可是你告诉我的。”白冰反击了张伟一下，“不过……”

“不过什么？”

“现在工作太忙了，我们局里想搞个公司，正在找投资单位，如果能从银行借来钱更好。”

“你们那是黄金地段，早就该让它产生价值了。准备搞什么项目？”

“餐饮或娱乐什么的，赶潮流嘛。但现在找钱很困难，昨晚我跟李局长去见一个姓刘的副行长，边都没谈上。他硬说我们文化局没做生意的人才，真把人气死了。”

“我看人家说的是大实话，现在做生意无论做哪一行竞争都很激烈，不是你们文化局几个人纸上谈兵就能赚来钱的。看事容易做事难。冰冰，以后这些事你少掺和，你更不是这块料。”

“你就认为我做什么都不行。”白冰搁下碗赌气走进了卧室不理张伟。

张伟穿好鞋子打开门：“冰冰，我上班去了，晚上早点回来。”

门嘭的一声关上了，白冰泄气的坐在床沿上，心在瞬间觉得空空荡荡的。

白冰刚走到文化局门口，正碰上李仲春摇摇晃晃的从车上下来。她正想加快步子走过去。李仲春却冲着她又喊又招手。

“白冰……白冰……”

白冰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站在一边等他走过来，李仲春像盯着怪物一样的上下左右把她瞧了一遍才说：“你昨晚没喝醉？”

“你以为呢？我清醒着呢。”

“你真行，看不出。我和老刘可都喝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这不，现在这头还晕晕的。”李仲春指指额头。

白冰斜着眼蔑视着他，李仲春正尴尬的不知说什么好。冯姐朝着他们走过来，李仲春正好找了个台阶下，说了句我先走了。冯姐看着李仲春的背影说：“白冰，大清早你跟他嘀咕什么？”

“昨天陪他去找那个什么银行的行长，掺和了大半天，好像没戏。”

“肯定是你舍不得下功夫。”冯姐开玩笑说。

“我凭什么要下功夫？文化局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又不当局长。”

“局长不能当，但经理说不定能捞一个，我听他们说，谁把钱

搞来了，搞好这个项目，经理位置就让谁坐。”

“瞎说吧，到时两个副局长不争破脑壳，打烂锅才怪，还有别人的份？”

“信不信由你。唉，反正也说不清，好了好了，快进办公室，迟到一分钟都有人盯着。我们就别想清静啦。”冯姐拉着白冰走进办公室。

白冰一整天都处在患得患失朦朦胧胧的感觉中。快下班的时候，张伟打电话过来问她什么时候回家？白冰说下了班就立即回去。张伟说刚收到一个急诊病人，可能要很晚才能回去，让她不要等他，白冰若有所失地“哦”了一声，便搁上了话筒。

白冰提了一盒快餐懒洋洋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身后一串清脆而激越的自行车铃声实实在在把她吓了一跳。原来是伍丰收骑着单车朝她冲了过来。他利住车双脚踏在地上说：“冰冰姐，要不要我带你一程？”

“不用，你先走。反正回家也没什么事。”伍丰收也不客气，一溜烟的飞进了巷子中。

伍丰收和白冰是同一所中学的校友。白冰比他高两届，他们都是学校学生会里的文娱骨干，所以在学校时就认识，后来白冰和张伟结婚后，两个又同住一个院子，尽管张伟有点瞧不起伍丰收父子俩，白冰却不这样认为，她觉得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张伟也许不能理解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他张伟可以对伍丰收这种人的小市民言行进行嘲笑和讽刺。他嘲笑伍师傅的势利，伍丰收的无能，而他似乎就忘记了白冰也是同样的处境。生长在普通工人家庭中的白冰除了那几份天生丽质可以作为资本外，她的父母又能给她什么呢？当年高考落榜后在家待业的日子里，父母是怎样的操心 and 担忧，到处打听招工信息，托亲戚找关系，请客送礼，好不容易才招工进了商店，哪知上班没有两年商店又散了伙。后来又是找了好多关系才好不容易把她调进文化局。做父母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份安稳而称心的工作，作为子女的她在心底里默默发誓一定要好好报答父

母的养育之恩，可是她报答得了吗？生活早就告诉她，权力和金钱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有时它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当初因为爱情她放弃了许多攀上高枝的机会，但她不后悔，她始终觉得张伟的人品和才华是足以让她骄傲的。可是有许多时候，她从张伟那些故作姿态的毕恭毕敬的礼节中感觉到他是瞧不起自己粗俗的父母的。就如他瞧不起伍师傅和伍丰收一样。张伟很少去她父母家，去了也是吃一顿饭就走。公公婆婆那里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们根本连自己这个媳妇都瞧不上眼。白冰在张伟面前是自卑的，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低人一等的自卑，有时甚至她自己都察觉不到，却又明明白白在张伟面前矮了一截。

白冰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吃饭，电视台二频道正播放一部关于婚外情的电视连续剧，她挺喜欢看。现在的影视书刊充斥的几乎多是这样的内容，她偶尔也听人说某某在外边养情妇包小姐的事，有一段时间她也曾提心吊胆，一个出色的丈夫是随时都有可能感情走私的，经过深入的观察她发觉张伟其实是个很传统的男人，别看他长得一表人才，风流倜傥，而对男女之事却很严肃，就连时下男人们经常出入的卡拉OK厅，桑拿室他也很少涉足。他更感兴趣的是他的学术论文和病人，这一点是最令白冰觉得心满意足的。

电视开始播晚间新闻了，张伟还没有回来，白冰忍不住拨了个电话去医院，值班的护士说张医生已经走了。

门铃响了，是张伟回来了？白冰兴奋的跳起来去开门。

却是伍丰收一只手撑在门框上，倾斜着身子站在防盗门外。

白冰拉开门见状问：“是你呀！有事吗？”

“我爸说前几天看见你们家张伟买了台什么磁疗机，让我过来看看，我爸也想给我妈买一台。”

“他已经送到广州去了。”

“在哪里买的？”

“好像是托朋友从北京带回来的。”说起那台机白冰就有点不高兴，“其实那种东西也没什么用，广告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那也是，张医生还没回来？那我先走了。”

白冰笑了笑：“你自己去问他吧。”

“好，再见！”伍丰收拉开门顺手关上便一路跑下了楼梯。

“绿园”咖啡馆内，优美的钢琴声水一样流淌在大厅内的每一个角落，使人觉得舒爽和精神放松。张伟和吴小娟相对而坐。吴小娟是卫生学校毕业的护士，三年前来医院实习时，她专业的护理知识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令张伟很欣赏。每次她配合张伟做手术时，张伟的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吴小娟都能心领神会。于是张伟专门为这事找院领导把吴小娟留了下来，她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今天张伟在手术中不留神差点用错了工具，是吴小娟及时发现并提醒他才没酿成严重后果。手术后张伟心存感激，特别邀请她来喝杯咖啡。吴小娟自然是万分高兴，在她眼中，张伟是个十分完美的人，完美得令她崇拜令她痴迷。

吴小娟点了一小碟鱿鱼丝，张伟正奇怪她怎么和自己一样喜欢这个，小娟微笑着把碟子移到他面前说：“我知道你喜欢。”

两人边喝边聊了些医院的事，不知不觉时间过得飞快。

张伟回到家白冰已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机屏幕上一片雪花乱舞。张伟刚想把她抱上床，白冰却睁开了眼睛，娇嗔的撅起嘴瞪着他，他明白妻子的这个表情暗示着什么。

“你先上床，我去洗个澡就来。”张伟捏捏白冰的脸蛋转身进了浴室。

“张伟，我们生个孩子吧。”白冰边说边用指尖在张伟胸脯上轻轻地划着圆圈。

“这样不挺好的吗？我们早就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哪有时间带孩子？”

“你跟你妈一个鼻孔出气，你不要我要，反正我不管。”白冰的脸拉长了。

张伟皱了皱眉头，几次欲言又止，翻转身用背对着白冰，白冰生气而又无可奈何的在他背上拧一把：“好啦好啦，不要就不要，不知你心里怎么想的。”

她伸手关上床头灯，让自己浸入黑暗之中。

深夜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张伟从沉睡中惊醒，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慌慌张张的拿起话筒，才知道是认识他的刑警队长王海涛打来的。

白冰也被吵醒了，她拉亮床头灯问：“出什么事了？”

“没事，你睡吧，我出去一趟。”

“深更半夜的去哪？医院不是有值班医生吗？”

张伟来不及跟白冰解释什么，一路飞跑着冲下楼来，出巷子拦了辆的士对司机说去公安局。

王海涛见到张伟说想不到那小子真是你的朋友，我以为那小子撒谎。

“他犯了什么事了？”

王海涛说今晚本来是突击搜查一个外地来的盗窃团伙。没想到却抓住了几对正在一出租屋鬼混的男女，在审问中其中有个男的自称是你的朋友。正说着姜勇被一个警察带了进来，张伟看着只穿了条三角小裤衩的姜勇笑也不是恼也不是。张伟在担保人一栏中签了字后，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公安局的大门。

“我说姜勇，怎么把自己弄到这地方来了，丢不丢人？”

“倒霉，他妈的倒八辈子的霉，我就说今天早晨起床就有点不对劲，好端端一个杯子在手中就破了，早知道这样，今晚打死我也不出门。”

“我说你呀，也该正正经经找个女人结婚了。要是生理要求长期不去解决，你能熬得住？”

“结婚？开国际玩笑，我是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坚决的彻底的实行晚婚晚育。”姜勇用肘子撞撞张伟的身子：“兄弟，你几年如一日的守着一个女人，腻不腻呀？”